

自然·生活·哲理

“青春年华”丛书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“青春年华”丛书

自然
生活
哲理

咏物哲理散文选

本社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晓军
插图：李 晓 军
责任编辑：杜卫东

自然·生活·哲理
——咏物哲理散文选
本社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.32 4.25印张 2插页 57千字

1983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册 定价0.50元



目 次

序	冰 心	1
榕树的风度	秦 似	4
榴槿果漫忆	秦 牧	7
垂 柳 赋	刘贵贤	14
九死还魂草	岑献青	17
我爱“无事忙”	丁文方	21
落 花 吟	戴永夏	24
昙花的性格	刘贵贤	27
野 草	赵政民	30
种子情思	卞毓方	35
碧桃·石榴·无花果	袁银波	38
蝼 蚁 壮 歌	金 马	41

雁奴与鹤媒	韩静霆	45
知了	柳萌	49
马的遐思	冯并	53
“有生命的山”	高洪德	57
地龙	施建石	60
燃烧的生命	林浩基	65
昆仑情思	金家富	70
雨的精魂	韩少华	74
帆思	赵丽宏	76
土地篇	杨闻宇	80
桥	项日桦	84
冰霜花	赵丽宏	89
唱给豆腐的颂歌	忆明珠	93
林间路	陆文夫	98
鹅卵石	韩天雨	104
江边长埂上的遐思	徐茂昌	108
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	王英琦	113
短章七篇	于君等	118

序

序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了《自然·生活·哲理》一书，来让我作序。我从头看了这集子里的三十几篇散文，觉得这些散文文字优美，思想健康，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青年读物，便欣然答应了。

古今中外写景咏物的诗文，都是作者从自己主观的眼光和心情中，赋予了他所接触的景或物以特殊的性格和生命。唐代诗圣杜甫在他《春望》一诗中，所写的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也只是因为作者生活在唐代颠沛流离的乱世，他自己“感时”、“恨别”，从他眼里看去，花也会“溅泪”，从他耳中听来，鸟也会“惊心”，这都是很自然的。

这本集子里三十几篇散文的作者，都是

生活在八十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人。他们有坚定的信心、远大的理想、美好的希望，因此这些文章的情调是优美的、健康的、引人向上的。作者以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景物，大之如山岭园林、小之如花草树木，虫鱼鸟兽，触景生情，借物言志，情高意真，读了使人欢欣，奋发。我在每篇读后都摘录了文中的警句——

秦似的《榕树的风度》：

“榕树，它显得魁伟、庄严、恬静、安详……我敬仰青松，但我却更喜欢榕树……”

戴永夏的《落花吟》：

“她不消沉，不悲观，‘得意淡然，失意夷然’，总是专注地倾心于自己的事业，全心全意地做着‘护花’的工作。”

金马的《蚂蚁壮歌》：

“万众一心，不畏庞然大物，不自菲弱小，却能叱咤森林，云游四方，所向无敌。”

金家富的《昆仑情思》：

“她的高大磨炼我的意志，她的坦荡舒展我的胸怀，她的严寒启迪我的神智，她的神秘激发我的求知欲。”

韩少华的《雨的精魂》：

“是雪……圣洁的雪不就是天地间雄风正气所凝聚成的不死的精魂么？”

项日桦的《桥》：

“让我们在新长征途中，为早日实现‘四化’，争做‘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’的‘先行官’。”

不必再多引了！从岑献青、刘贵贤、赵丽宏和韩静霆等人的《九死还魂草》、《垂柳赋》、《冰霜花》和《绣球花》中都看出“美”来！可以说，这本小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，都有“自然”、“生活”和“哲理”，我愿青年人都能读到它。





秦 似

榕树的风度

我爱南国，也爱南国的榕树。

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”由于唐诗上有这两句，好几位北方或江南的朋友向我打听过红豆的印象，或托我觅寄过红豆。其实，红豆树虽生于南方，我们长住在南方的人也不容易见到，未免太罕有，太矜贵了。至于榕树，就完全不同，无论城乡，到处皆有；它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人们对它也就非常稔熟。但奇怪不，它却不大为诗人们所注意和吟咏，更说不上礼赞与讴歌了。

其实，这是不公平的。

榕树，一般都长得很大，两三个人合抱不拢来。它盘根错节，气象轩昂。它的树干粗壮，棱角嶙峋，枝桠却光滑平直，有的低层的横枝，一字般平伸出去，竟象一尺多见方的屋梁，放牛娃可以在上面睡午觉。最可爱的是它那大幅的浓荫，往往盖过半亩地面，不透一丝阳光，盛夏之时，人们来到榕荫之下，简直要产生“人在清凉国”的感觉。所谓“大树好乘凉”，真正

说起来,只有榕树才当之无愧。南国多炎热,而榕树,就象是大自然有意赐予这儿人们的恩物,不必到山林中去找寻,在村头巷陌,屋旁路边,就可以见到它绿影婆娑,巍然屹立,它好象正在那里等候着乘凉者的来临。

如果松树有值得称颂的性格的话,那么,榕树的风度却又迥然不同,彼此足以互相辉映,或者说各有千秋。榕树,它显得魁伟、庄严、恬静、安详。它庄严,但并没有矜持的气味;它平和,却半点也不见得荏弱。它恬静、安详,却又非常坚韧而强劲。尽管可怕的台风把松柏连根翻起,榕树仍然牢不可拔;尽管异常的干旱使别的大树枯死掉了,它仍然能够生存。它根扎得最深,伸得最远,惟其如此,才可以风雨不动安如山。见过榕树的人,都对它那瓔珞流苏一般的须根感到兴趣。它们倒垂而下,把榕树妆点得更幽然有致,意态横生……正由于这些千丝万缕、互为表里的地下根和空中气根,保持了榕树生命力的经久不衰,使它显出一种从容不迫,恬静而又平和的风度。倘若树木也能给人以美感的话,那么,榕树那翠珠华盖般的外形美,和它坚韧不拔而又恬静、安详的内在美,实在是非常统一调和。同青松的挺且直,岂不是足以媲美而有余吗?

我敬仰青松,但我却更喜欢榕树。

我常常想起,正是庄严而不矜持的榕树,把它的浓荫给予一切的人,总是那么慷慨,那么无私。当那些“锄禾日当午”,汗流浹背的劳动者,到这儿来披襟而坐,吹一阵沁人心肺的凉风的时候;当赶路累乏了的远行者,到这儿来,呷一口“路铺”的米汤或黄片糖冲的柠檬水,借以恢复疲劳的时候;当夏日晚

凉，邻居好友，同志同窗，三五成群地拿着蒲扇，围拢在一起，利用一天工作之后的余暇，谈天说地评古论今的时候；当一群少年儿童，携带着炊具，到野外活动，在这儿找到最理想的营地的的时候，人们就更加感到榕树的可爱可亲，不由得要对它产生一种恒久的、真挚的感情。

我爱榕树，在南国，更甚于爱青松。

柳宗元在柳州时，有一首题为《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》的诗，那是抒发他的羁旅愁怀之作；他所描写的榕树落叶情况，却并不是确切的。榕树二月确实要落叶，但它一边落，一边又长出新叶来了。榕树的叶是那么浓密，一年四季也没有“落尽”的时候。正象它不曾有过因气候的变化而枯槁；它从来也不曾因风雨冰霜的侵袭而变成秃顶。任凭风吹雨打，它总是并不减损它那一树绿云，巍巍矗立的丰姿。

榕树的寿命很长，很长。假如它们会说话，那么，让它们来讲述一个村、一个乡、一座城市的沧桑变化史，那该多么饶有兴味啊。桂林的榕湖，因榕树得名，据说现在湖边那株大榕树，当年曾系过黄庭坚贬官南来的行舟，这样算来，就已将近活了一千岁了。阳朔明月峰前的古榕，相传则是晋代的遗物。在我的故乡博白，我们村边就有几株大榕树。我小时候常常爱攀爬。当我今年回乡时，它们与五十年前并无两样，仍然枝荣叶茂，处在它们的青春时期……

南国的风光是美好的，南国的榕树令人喜爱、缠绵、难忘。我想，随着时光的迈进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，看到榕树，了解榕树，并从内心里十分欣赏它的吧。



秦 牧

榴梿果漫忆

我有一个姊姊，十八岁时结婚，婚后到了泰国，一去就是四十年，到了她五十八岁，儿孙绕膝的时候，抑制不住强烈的乡思，摒挡行装，一九七六年毅然回国来探亲了。行前，她写信问我道：“弟弟，你想要什么吃的东西吗？你想要什么用的东西吗？告诉我，我都可以带给你。”我回信给她，告诉她我什么都不缺，她毋需带给我什么；如果一定要带点什么东西回来，那就带一条鳄鱼皮制成的工艺品和一点儿榴梿（也叫“榴莲”）果糕吧。后来，姊姊果然回来了，我们象做小孩子时代一样互相捶着笑闹，还互相做着鬼脸。几十年未见，彼此鬓生华发，在新中国重逢的时候，那种高兴劲儿，自然是不待说的了。姊姊果然拿出一件鳄鱼皮制的工艺品给我，又从旅行箱里掏出一个塑料罐来，里面装的是重糖腌制的榴梿果肉，她说：“试试吧！榴梿果糕不能完全保存原来的风味，这用加糖办法保存起来的榴梿果肉，却能够把味道保持得好好的。哎，为了这罐东西，我在泰国飞香港的飞机上挨了旅客们的

骂了。”

“骂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为了想看看果肉变了没有，我在飞机上把罐子打开来，一揭开了盖，飞机上许多人都叫嚷起来了：‘什么东西这样臭？’‘什么东西不好带？带这样怪味道的东西！’也怪不得人家，他们大抵是不曾吃过这种果子的人，当然受不住那味道了。”

当我看到那重糖腌制的榴梿果肉时，一股特殊的强烈香味直沁心脾，许多少年时代的记忆也忽然之间拨开云雾，清晰起来。

我所以要姊姊带这两样东西回来，是想重温一下儿童时代的生活。少年儿童时期，我在新加坡、马来亚半岛居住过，不但看过许多鳄鱼，而且吃过鳄鱼的肉。这些年来，听说泰国的养鳄事业很发达，人工饲养的鳄鱼，动不动以几万条计；因此，就想看看那个国度的鳄鱼皮制品了。至于榴梿，这是一种在热带非常著名的果子，儿童时代吃过之后，真是永世难忘。在世界的几百种不同的果子中，这应该说是很奇怪很特别的一种了。

在这篇小文里，我就想专门来谈谈这种风味非凡、饮誉世界的果子。

近年来，我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关系日渐密切，关心国际时事的人，大概会注意到这样一件事：我国的代表人物到东南亚热带国家去，当地主人常常邀请他们吃一种果子，名字叫做“榴梿”（榴莲）。有时，这些国家的宾客来我国访问，也常常

携带这种果子作为赠礼，例如：好几年前，泰国外长初访我国，商谈建交的时候，就带来过几个榴梿。

在热带，这是大名鼎鼎的一种果子，但是在我国，还是有许多人不认识它。我翻过新出版的《辞海》试行本，里面桃梅李杏等等果子的名字自然都有，但也漏了榴梿这种美果的芳名。

榴梿是怎样一种果子呢？它每个从一两磅到一二十磅不等，椭圆形，满生长着极其坚硬的刺，整个就象是一个膨胀了的狼牙棒。撬开以后，里面有好几格，各各藏着一至两三枚脂肪丰富、香味四溢的果肉。由于它的味道香甜得太强烈了，起初闻到或者尝到它的人，居然反而感到它有一种猫粪或人粪的气味。有些新到国外的人，甚至会因而呕吐。但是在热带居住久了，就会习惯吃这种果子，并且觉得它芬芳异常。国外华侨有这样一种说法：能够吃惯榴梿的人，就能够长在海外“流连”了，“榴梿”，据说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

为什么极其甘美的东西，初次接触到它的人，却会觉得它具有恶臭呢？这个道理并不很难索解，就象极甜的糖精，放到口里却有苦味，中东出产的一种极香的香水精，在未曾稀释以前，人们却仿佛感到它具有臭味的道理一样。香和臭自然实际上是两码事。但是，在某种情形下，由于过度强烈了，它有时可以引起某些人们的错觉。这就是极香的榴梿果肉，却使某些人感到具有恶臭，以至于使我的姊姊在国际航线的飞机上挨骂的原因了。

世界各地的人们，分别以橙子、桃子、芒果、葡萄、荔枝、苹

果等等作为他们的国度或地区的“首席果子”。或者，称做“果王”。热带的许多国家，则把榴槌当做“果王”。热带果子自有它们的一系列特色。例如，许多水果样子十分古怪，有的壳上长着茸毛，有的果皮象是蛇皮。好些果子又硕大无比，象菠萝蜜一个可以重达六七十斤，牛角蕉一个可以重达十几斤，榴槌一个可以重达十几二十斤。此外，某些热带果子，果肉里又常常含有大量脂肪，本来“水果”和“脂肪”应该是两个距离很远的概念，但是热带果子却常常把它们统一起来。象榴槌、牛油果（鳄梨）、猪油果，就都是含有大量脂肪的果子。

榴槌，在样子、个头、味道，脂肪含量等等方面，在热带果子中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，它被当地居民冠以“果王”的美号，应该说是实至名归。你初看到一个榴槌，可能不会想到那竟是一个果子，因为它太象中国古代武器中的“狼牙棒”了。元代的蒙古贵族和他们的士兵常常以狼牙棒击杀汉族百姓，狼牙棒的模样，人们从连环图里也常常可以见到。人们很难想象，世界上竟有一种果子，形状长得和这种武器差不多。如果有一个凶手拿一个榴槌去猛击他人头部，是完全足以使人受到重伤的。榴槌树高一二十丈，果子挂在树上，成熟了会自己掉下来，从果园走过的人，要是给它击中，可以致命。但事实上并没有人为此伤亡。因而，当地居民有一个迷信的说法，“榴槌是长了眼睛的。”

当榴槌盛产的时候，热带居民很有一种“痛快享受一番”的热烈气氛。果子摊上，常常围着一大群人，有时竟是各种国籍的人；中国血统的，印度血统的，马来血统的……一起当了

顾客。这种满身是刺的果子，熟悉它的构造的果贩却能够得心应手的把它撬开，只要有一块厚布，再加上一把骨制的“榴槿刀”，在它的尾部一撬，它就裂开了，再掰，它就再裂开了。一格格微黄或纯白的果肉，色、香、味都十分引人入胜。嗜好这种名果的老华侨们捏着榴槿果肉津津有味地吃着的情景，至今还深深地镌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在东南亚各国，许多老华侨还把这种果子和三宝太监的故事联系起来。我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，在十五世纪初，曾经率领过一支两百艘左右的船队，七下西洋（婆罗洲以西当时称为西洋），先后到过当时的南洋群岛，印度洋、波斯湾、红海以及非洲东部沿海一带三十多个国家。这位先于地亚士、哥伦布、达·加马出现于世界航海史上的航海家向来深受华侨的崇敬。在旧中国曾经被称为“海外孤儿”的华侨一直保留着“三宝公保佑”这样一句俗谚；南洋好些地方至今还有“三宝公庙”，香火鼎盛。榴槿，也被某些盲目崇拜先人的华侨穿凿附会，说成是三宝太监把自己的排泄物包起来挂在树上变成的。这虽然是荒诞不经之谈，但也错综曲折地表达了当年颠连困顿、悲苦无告的前代华侨对于自己祖国卓越先人的景仰和怀念。

我少年时代曾经在马来亚的榴槿果园里居住过，那是很有风味的一种生活。榴槿树很高，枝叶扶疏，树上挂的几十个榴槿果清晰可辨。热带的巨大果蝠有时也倒挂在树上，拖着一条大尾巴的松鼠则跳跃于枝桠之间，在辽阔而又寂静的果树林里漫步，踏着碎叶，听远处不时腾起一两声榴槿果訇然坠

地的响声，望着一株株树上挂着的榴槿，是别有一番情趣的。在守园人的屋子里，听他们叙述先辈华侨怎样卖牛下船，飘洋过海，怎样挥舞砍刀，披荆斩棘，才把这一带的橡胶园、胡椒园、菠萝园、榴槿园开辟出来，仿佛重温了一个十九世纪的噩梦。午夜时分，有时听到榴槿坠地的响声，内行的守园人可以从那声音判断落果地点的远近和那个榴槿的大小。如果是很大的榴槿，他们就提着马灯、背起猎枪前去把它拾回来了。因为坠下的榴槿有时会跌开一条裂缝，林中小兽也可以吃去它们的一部分。

榴槿的果核煮熟之后，也可以吃。那味道有点象栗子。一般榴槿的果核本来有个桔子那么大小，但这些年来，由于不断改良品种，大榴槿果，一枚枚鸭蛋大小的果肉，也有果核比一粒小橄榄还要小的。姊姊说，最珍贵的榴槿，现在一个可以值十个美元左右，它们已经不能算是大众水果了。

海南岛现在也在种植热带水果，象可可、金蕉、牛油果、猪油果之类，已经能够结很好的果子，榴槿的种植，却还未获得完美的成功。也许，将来栽培能够获得很大的突破，那就可以让我国人民尝一尝这种热带名果了。

由于我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关系的发展，使我既吃到已经四十多年没吃过的“热带果王”，还从《参考消息》上常常看到我国出国访问人物吃到榴槿的新闻；因此，就动了这么一个念头，想把这种现在还不大为我国群众所熟知的珍果叙述一番。再说，描绘榴槿的状貌滋味，也还有这么一个用意：这种果子以它的特殊性展示了我们一些有趣的道理：形式和内容